

第八十章 難得一見的怒火

臨墨軒，涼亭裏，安容正雙手撐著下顎，在閉目小憩。

忽然，一雙手輕搖她的肩膀，喚道：「大嫂，妳怎麼睡著了？」

安容緩緩睜開眼睛，清澈明淨的雙眸中滿是惺忪睡意，似醒非醒間，嘴裏還在輕聲呢喃，「拿什麼？」

「什麼拿什麼？」蕭憐兒秀眉皺緊，望著芍藥，「大嫂要什麼？」

芍藥搖頭如波浪鼓，誰知道少奶奶要什麼啊？

蕭憐兒說得大聲，安容的睡意徹底被攪沒了。

差一點點她就知道東延要祈王拿什麼了，為什麼每到關鍵時刻就會被人打攪呢？

安容心底頗為鬱悶，可是看著蕭憐兒關切的眼神，她想責怪都責怪不起來。

涼亭風大，蕭憐兒是怕她吹了風著涼，才喚醒她的。

安容輕揉了下肩膀，笑看著蕭憐兒，「又無聊了？」

蕭憐兒臉一紅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卻沒有搖頭說不是，她是真的無聊。

蕭錦兒忙著繡嫁衣，蕭三太太不許蕭憐兒去打擾蕭錦兒忙活，她去找蕭純兒玩，可是這兩日蕭純兒偶感風寒，有些咳嗽，她就來找安容打發時間。

偏偏安容打趣她，說蕭錦兒比她大不了幾天，蕭錦兒嫁了，下一個就輪到她了，未免將來得忙著日夜繡嫁衣，建議她現在就開始準備，免得將來太累。

安容一番話把蕭憐兒說得滿臉通紅，跺著腳跑了。

今天蕭憐兒實在無聊，跑了過來，現在卻又有一種想趕緊跑的感覺。

「大嫂，妳就知道打趣我！」她輕咬唇瓣道。

安容用帕子捂嘴掩去嘴角笑意，「錦兒的親事是相公作媒的，要不妳的親事，我替妳牽紅線如何？」

蕭憐兒的臉紅如火燒雲，羞得要站起來。

偏偏她的丫鬟碧兒火上澆油，大膽問道：「少奶奶，妳給我家姑娘牽哪家少爺啊？」

安容聞言一笑，「新科狀元。」

碧兒微微錯愕。

蕭憐兒也不走了，端坐在那裏，眼神懷疑，「大嫂，過兩日才開科考呢，哪來的新科狀元？」

碧兒笑道：「難道誰是新科狀元，誰就做國公府二姑爺？」

安容輕笑點頭。

蕭憐兒兩眼上翻，「大嫂，妳確定妳認得新科狀元？」

芍藥也道：「對啊，萬一新科狀元已經定過親，甚至娶了媳婦怎麼辦？」這海口可不是好誇的呢。

她在心底嘀咕，忽然想到一件事，眉頭上挑，嘴角帶了笑。

差點忘記了，少奶奶是重活一世的人，她敢這麼斬釘截鐵地說這話，二姑娘肯定是嫁給狀元郎，只是不知道狀元郎是誰？

芍藥心底跟貓撓似的難耐，她覺得自己好像鑽到錢眼裏去了，當初比武奪帥，靖北侯世子贏了那麼多銀子，她就開始關注賭博。

三天後開科考試，京都大小賭坊開始設賭局，賭誰會是今年的新科狀元。要是少奶奶知道是誰，完全可以大賭一把啊。

想著，芍藥就道：「少奶奶，京都不少賭坊都在賭誰是狀元郎，咱們也賭一把吧？」

安容瞥了她一眼，罵道：「不長記性！」

芍藥被訓斥得一頭霧水。

碧兒解釋道：「前些時間二表少爺贏了太多錢，此事驚動皇上，還有不少人彈劾他，皇上當朝說了，以後朝廷官員誰敢再賭博，定罰不饒。」

芍藥還以為她說什麼呢，不以為然地道：「少奶奶又不在朝為官。」

一句話讓碧兒啞口無言。

安容也拿芍藥沒轍。

賭博這樣的事，其實她並不喜歡，當初若非吉祥賭坊是徐家和祈王的，蕭湛根本就不會買連軒贏，而且賭狀元郎和連軒買自己贏不是同一回事。

連軒贏的可能性太小，賠率大，而狀元郎贏的可能性大得多，賠率就小，指不定還達不到一比一，沒有賭的必要。

安容輕笑道：「妳要是想賭，可以試試，給自己掙一筆嫁妝。」

芍藥的臉迅速一紅，不說話了。

碧兒開始撓心撓肺了，用眼神示意——妳問啊，妳趕緊問，誰是新科狀元啊？

不怪碧兒著急，每三年科舉就那麼一位狀元郎，如同鳳毛麟角，放榜那一天多少人盯著三甲呢，沒娶妻的三甲是乘龍快婿，要用搶的，下手晚一步可就沒了。

可芍藥不問，她又不好意思打聽，免得讓自家姑娘覺得她巴不得姑娘嫁給狀元郎似的，女兒家提及嫁人，總是臉皮薄。

蕭憐兒趕緊把話題岔開，聊起其他。

安容坐久了，覺得腰泛酸，站了起來。

蕭憐兒見狀也跟著站起來，陪安容去逛花園。

聊著聊著，蕭憐兒說起自己給蕭錦兒準備的添妝，她親手繡了一扇屏風，不是尋常的富貴牡丹或者是白頭偕老，而是一本經書，希望能保佑蕭錦兒平安和順，畢竟蕭錦兒要嫁去冀州，路途遙遠，以後再見不容易。崔家是大周首富，不缺富貴，比起其他，她更希望蕭錦兒平安。

只是繡了經書不夠，還得找大師開光，蕭錦兒出嫁在即，蕭憐兒打算去大昭寺一趟。

她向安容提及此事是有緣故的，大昭寺的狀元及第筆可是京都難得一見的好筆，基本上，參加科舉的考生都會去求一枝，或者是家中兄弟姊妹求了送給他們，期望他們鯉魚躍龍門，成為天子門生。

沈安北和沈安閔都要下考場，蕭憐兒覺得安容應該去求，她自己也會去求一枝，正好一起，也有個伴。

安容笑道：「我是打算去大昭寺一趟，好替相公和外祖父他們求個平安。」

蕭憐兒問道：「那什麼時候去？」

士子三天後就要進考場了，沒幾天可選，安容便道：「明兒去吧。」

蕭憐兒應下，「那就明兒去。」

碧兒提醒道：「姑娘，妳的屏風還差幾個字沒繡完呢。」

想著蕭錦兒出嫁還要六天，不著急，蕭憐兒道：「幾個字，幾個時辰就繡完了，不耽誤出府。」

安容知道蕭憐兒是在遷就她，一般用作添妝的屏風都是雙面繡，可不是容易繡的，關心地道：「夜裏熬夜容易傷眼睛，還是白日裏繡吧。」

蕭憐兒點點頭，「那我先回去了，明兒一起出府。」之後福了福身子，轉身離開。碧兒把芍藥拉到一旁，嘀咕了兩句後，跟著蕭憐兒離開。

見安容瞥了自己一眼，芍藥道：「碧兒也想給自己掙筆嫁妝……」也就是，她買誰是新科狀元，碧兒也要買誰。

芍藥沒有多想，明知道能贏，替自己掙嫁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
安容嘴角微微上揚，碧兒可不是想替自己掙嫁妝，她是純粹好奇誰會是新科狀元。她也不隱瞞，笑道：「趙初。」

「趙初？」芍藥以為自己聽岔，問道：「少奶奶，妳說的是新科狀元，還是國公府暗衛呢？」

安容無語。

趙成、趙風、趙行、趙正、趙七……以趙開頭，又是兩個字，芍藥認得的，除了定南伯嫡子趙堯，其他都是國公府暗衛。

芍藥好奇地道：「為什麼國公府的暗衛姓趙不是姓蕭呢？」

這個問題還真把安容問倒了，她怎麼知道國公府暗衛為什麼姓趙？

安容從花園想到內屋，都沒想出究竟，偏偏她還拗上了，然後，她就寫了字條向蕭湛打聽，得到的結果叫她哭笑不得。

暗衛姓趙，根本就沒什麼特別的，只因趙錢孫李，趙排第一，隨口取的。

至於為什麼不姓蕭，蕭乃主人家姓，哪能隨隨便便讓暗衛姓蕭。想想朝廷，要是皇上給哪位大臣賜姓，那是祖墳冒青煙的大好事，要焚香祭祖的，這還只是其次，要知道，國公府暗衛可不少，要是都姓蕭，往後國公府小輩取名字不容易，指不定會重複呢。

應城軍營。

偏帳中，祈王正端茶輕啜。

護衛進來，稟報道：「王爺，三皇子給你送了封信來。」

祈王眉頭一擰，「三皇子送信給我？」

護衛把信送上。

祈王拆開一看，當即臉色一變，問道：「送信之人說什麼了？」

「紫微星是蕭湛。」

祈王驚站了起來，臉色隱隱發青，拳頭攢緊，發出嘎吱響聲。

護衛又道：「東延派人來催了，問什麼時候能拿到……」

夜朦朧，天上的雲很厚，看不見幾顆星，能看見的都格外閃耀。

安容喜歡看夜空，沒事就倚靠在窗戶邊欣賞夜色。

以前她只覺得星星很美，可自從瞎眼神算說紫微星忽明忽暗，她就開始好奇是怎麼個忽明忽暗法，時常觀星。

蕭老國公叮囑欽天監說紫微星指著西南，讓三皇子和皇后心生芥蒂，防備祈王。如今他們都知道紫微星指的是蕭湛，原本暗鬥的兩人甚至開始合作，這可不是什麼好事，尤其是蕭湛一心對抗東延，他們卻幫敵人拖蕭湛的後腿。

安容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，與虎謀皮，就不擔心被虎吃到連骨頭都不剩嗎？還有，紫微星還忽明忽暗嗎？

安容望著夜空，不錯眼。

海棠知道安容在看什麼，道：「少奶奶，別看了，仰著脖子酸，明兒不是要去大昭寺嗎，問一下瞎眼大師不就成了？」

芍藥點點頭，「就是，奴婢看了好些天了，星星一多就頭暈。」

安容沒有回頭，伸手一指，「妳們看，那顆星星是不是比昨兒要紅一些？」

芍藥眼睛猛眨，再眨，然後搖頭。

她忘記昨兒看的星星是什麼樣子的了。

倒是海棠點頭，「是紅了不少，府裏老人說，星星暗紅，有大災。」

不知道哪裏又要民不聊生了，海棠在心底一歎。

第二天吃過早飯後，安容就去紫檀院給蕭老夫人請安。

安容進去的時候，屋內正在聊邊關的事。她自認為對邊關有足夠的瞭解，哪想到還有一些事是她不知道的。

蕭大太太歎息道：「昨夜，黔城有三處地方著火。」

蕭三太太罵道：「東延賊子也太心狠手辣了，打仗就老老實實地打，偏要殺人放火，擾得人心惶惶。」

到這時候，安容才知道，當日東延人從棉城懸崖爬上來，燒了半個棉城之後，一部分暗衛留在棉城劫蕭湛的糧草，一部分人喬裝打扮，從棉城一路進大周腹地，每到一個地方就放幾把火，還殺朝廷命官，據說死在東延人手裏的官員不下十人了。

這事已經在朝堂上引起了動盪，文武百官覺得這錯在蕭湛身上。

應城一帶歸蕭湛把守，讓敵人從棉城懸崖爬了上來，是他守護不力。

蕭四太太道：「那些人在大周肆意妄為，放了火就跑，根本抓不住。」

蕭憐兒就道：「抓不住也得抓啊，難道就由著他們殘害我大周百姓？」

蕭三太太不滿地道：「就朝廷那些個酒囊飯袋，只怕還沒抓住敵人就先被人殘害了。」

蕭大太太瞋了蕭三太太一眼，「這事，皇上交給瑞王去查了。」

蕭三太太嘴角抽了一下，端茶輕啜，不再說話。

安容給蕭老夫人請了安，便和蕭憐兒出府。

兩人共乘一駕馬車，有說有笑，正說著呢，馬車忽然停下。

蕭憐兒眨眼，不解地道：「怎麼停了？」

趙成道：「少奶奶，是寧府的馬車。」

蕭憐兒掀開車簾就見到對面寧府的馬車停在那裏，寧纖柔已鑽出馬車，像是故意等候在這裏似的。

見她下了馬車，蕭憐兒和安容也下來了。

寧纖柔臉頰緋紅，道：「我原是想約妳們去琉璃閣說話的，只是丫鬟去約妳們的時候，妳們已經出府了，我就從另外一條路追了過來。」

她就要嫁進國公府了，這幾天她不能進國公府大門。

蕭憐兒看著寧纖柔，問道：「妳找我們有急事？」要是不急的話，應該不至於今兒還非得見面。

寧纖柔點點頭，聲音弱如蚊鳴，「我笨手笨腳，前兒早上把琉璃燈給摔壞了……」琉璃燈裏有夜明珠，夜裏就放在她屋內照明，只是她就快要出嫁了，得和安容一樣交出琉璃燈。

前兒早上寧纖柔就取了琉璃燈，拿錦盒裝好，擺在桌子上，想著怎麼處理好。

恰好寧二老爺和寧二太太來看她嫁衣繡得怎麼樣了。

寧纖柔拿嫁衣時，衣裳勾住了錦盒，直接把錦盒摔了。

這兩日，她為了琉璃燈的事煩心不已，偌大個京都，愣是買不到琉璃，這不，思來想去，想著之前安容摔了琉璃燈，尋了一個新的，或許她知道哪裏有賣，因此等不到出嫁她就來問了。

寧纖柔看著安容，輕咬唇瓣，她也知道為難安容了，可她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。這對安容來說，還真有些為難。琉璃燈她是有，可是在鐺子裏呢，不是她想取就能取出來的，她進不去啊。

她只好道：「我倒可以幫妳，就是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拿到。」

這個月她還沒有進過鐺子，不知道還能不能進去，今晚回去試試。

見安容答應，寧纖柔就放心了，正要說話，旁邊突然傳來砰的一聲，緊接著是悶疼聲和哭聲。

安容還沒反應過來呢，芍藥就道——

「少奶奶，是大少爺！」

安容下意識地認為是沈安北，誰想到抬眸望去，卻是蕭遷。

他穿著一襲錦袍，坐在馬背上，風姿俊朗，只是眉目帶怒，手裏拿著馬鞭。

幾步遠處，有一名男子倒臥在地，捂著肩膀連連叫疼。

安容望去的時候，有幾個穿戴不凡的男子正彎腰去扶他起來，這才瞧見他的半邊臉上有一道鞭痕，觸目驚心，可見蕭遷是用了力的，顯然怒意不小。

至於哭聲，是小女孩在哭，許是被嚇壞了。

「好好的，怎麼打架了？」安容眉頭輕動。

蕭憐兒扶著安容道：「大嫂，我們過去看看。」

安容點點頭，朝那邊走過去。

那男子被扶著站起來，捂著臉罵罵咧咧的，甚是囂張。

坐在馬背上的蕭遷臉色一冷，神情和蕭湛至少有七、八分相似。

他動了動手裏的鞭子，哼笑一聲，「你再嘴賤罵一句，我今兒就是把你吊在城門上，你爹也不敢吭一句！」

聽到蕭遷說這話，那男子身側的兩人趕緊勸他別再和蕭遷硬碰硬，可那男子非但不聽勸，還更加憤怒。

到這時，安容才知道這男子是徐家少爺。

因為連軒贏了吉祥賭坊，逼徐家掏了幾十萬兩銀子，徐家少爺月錢拮据，心底不滿，見不得蕭國公府的人囂張，出手闊綽。

他昂著脖子道：「我說錯了嗎？棉城難道不是蕭湛駐守的？放敵人來我大周作亂，就是他的錯！」

他話剛說完，蕭遷一鞭子甩了出去，啪一聲，他另一邊的臉也帶了紅痕。

「把他給我吊在城門上！」蕭遷難得一怒。

暗處就閃出來兩暗衛，以閃電之勢將徐家少爺捆了起來。

蕭憐兒忙走過去。

蕭遷扭頭看著她，「妳們怎麼出來了？」

蕭憐兒把出行的目的說了，接著問道：「出什麼事了？」

自家祖父性子霸道，在朝中得罪了不少人，雖然那些人不敢怒也不敢言，可是現在外祖父不在京都，大伯父也不在，要是事情鬧大了，她擔心那些大臣會背地裏慫恿皇上，到時候會罰遷哥哥。

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沒什麼深仇大恨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

蕭遷道：「放心吧，我做事不是一點分寸沒有，妳和大嫂去大昭寺，我護送妳們去。」

蕭憐兒搖頭，有暗衛在，哪用得著遷哥哥護送啊。

她轉頭瞧見了寧纖柔，笑道：「要不，妳送寧二姑娘回寧——」

寧府還沒說出來，蕭遷就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我還有事。」說完，趕緊騎馬走了。

蕭憐兒被丟那裏，恨不得咬了舌頭好。

沒事幹麼多嘴，偏偏遷哥哥還不給面子，有他這樣的嗎！

蕭憐兒望著寧纖柔，趕緊補救道：「他是臉皮太薄了，不好意思，妳別生他的氣。」

蕭遷太不給面子了，寧纖柔不生氣才怪，可是她不會表露出來，她又不稀罕他送，再說了，蕭遷是蕭遷，蕭憐兒是蕭憐兒，她不會遷怒的。

寧纖柔搖搖頭，「我沒有生氣。」

這時候，芍藥湊了過來，「少奶奶，奴婢打聽清楚為什麼大少爺和徐家少爺吵起來了。」

其實，蕭遷為什麼和徐家少爺動手，大家早就知道了，是方才徐家少爺親口說的。不過蕭憐兒還是下意識地問了一句，「為什麼？」

寧纖柔也望著芍藥。

芍藥忙道：「徐家少爺和那兩個少爺說棉城會有東延人闖入，是少爺用人唯親的緣故，靖北侯世子性子紈褲，難擔重任，要是把這事交給別人，也不會如此。他們說爺壓根就不會打仗，把戰場當成扮家家酒，純粹是胡鬧，大周遲早要葬送在少爺和靖北侯世子的手裏，還說國公府能上戰場的都去了，留下大少爺在京都急著成親，是怕蕭國公府的人都戰死沙場，要給國公府留個後……」

他們說得肆無忌憚，還發狂大笑，誰想到蕭遷正巧騎馬路過，聽了個正著。徐家少爺詛咒蕭老國公和蕭大將軍，還詛咒他，他怎能視若無睹，置若罔聞？抽徐家少爺兩鞭子已經算是輕的了，要是換做連軒，估計皮都給他剝掉兩層。蕭憐兒聽了也十分生氣，「早知道是這樣，我也抽他兩鞭子！」

芍藥笑道：「想抽他還不簡單，讓暗衛去就是了。」詛咒她家少奶奶守寡，應該用針鞭抽。

發現自己被安容瞪了一眼，芍藥趕緊閉嘴不說話。

安容這才道：「這事肯定會驚動皇上，皇上會罰他們的。」

蕭憐兒點點頭。

知道蕭憐兒和安容要去大昭寺，寧纖柔再次為耽誤了她們的時間道歉，準備告辭。安容臉色一變，沒有理會寧纖柔，邁步朝前走去。

不遠處有一個猥瑣男子手裏拿了個糖人，正在哄騙一名小女孩，她就是之前安容瞧見哭得很傷心的女孩。

方才芍藥說話時，安容沒注意，那小女孩的父親似乎是拉著車子走了，許是不小心把她落下了。

那拿糖人的男子一看就不像是好人，一雙手在小女孩臉上、脖子上摸啊捏的，看了就叫人噁心，要是讓他把小女孩帶走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安容走過去，寧纖柔幾個也瞧見了，氣不打一處來。

幾個丫鬟拿了木棍氣勢洶洶地跑過去，對著男子一陣捶打，打得那人抱頭鼠竄。一旁的暗衛一粒石子打過來，那男子直接朝前摔倒，重重撞在青石地面上，掀翻了一旁裝著糧食的推車，東西全砸到他身上。

蕭憐兒和寧纖柔哄著那女孩，安容拿了兩根糖人過來，遞給她，問道：「妳爹呢？」那女孩才五歲大，模樣消瘦，雙眸哭腫了，抬手指著前面，喊道：「爹爹！」然後就跑了過去。

遠處，一名男子拉著板車過來。

芍藥見了就來氣，罵道：「你怎麼做爹的啊，連女兒都能落下，要不是我家少奶奶眼尖，你女兒早被人販子拐走了！」

那男子原就有些形容憔悴，這會兒臉色更是慘白一片。

其實他也不是故意丟下女兒的，是旁邊有人忽然打人，他趕緊停了下來，女兒坐在最後面，從車上滾了下去。他沒料到會是這樣，當時女兒在哭，兒子也在哭，他哄了這個就顧不上那個，想著趕緊回家，就走了，等走遠了才發覺哭聲沒了，一看方知道女兒不在，又趕緊回來。

他說著，大家這才注意到馬車上還有個兩、三歲大的男孩，正在那裏爬，嘴裏叫著娘。

那馬車上有血滴下來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聽那男子說他媳婦剛剛難產過世，安容眼睛變了，邁步走過去，掀開草席便見到一張毫無血色的臉。

安容碰了碰她的脖子，又給她搭了個脈，而後罵道：「庸醫，這人還活著呢！」她又碰了碰那婦人的肚子，大的離奇，仔細診了一下，發現肚子裏的孩子也是活的。

自從安容懷了身孕之後，她就仔細研究過怎麼生孩子，方方面面都有所瞭解，就怕出了什麼萬一，爛熟於心的結果便是她搭脈就知道怎麼治。

安容隨身帶著銀針，趕緊拿出來，挑了針，手有些抖，心中害怕，可是她也只怕了一瞬間就下定決心。

這婦人再不救，估計就真的死了，死馬當成活馬醫吧。

她深呼吸一口氣，挑了七根銀針，全部扎了下去。

這條路不算寬，他們堵在這裏，人可以過，馬車可過不去。

有人開始罵了，可是聽見是蕭國公府的人，只好認命地在那裏等著。

安容扎了針之後，那婦人轉醒，但是面容瞬間因疼而扭曲。

男子高興壞了，手足無措地道：「還活著，還活著！」

安容沒好氣地道：「等會兒再高興，妳媳婦要生孩子了。」

那男子愣了一下。

海棠驚呼道：「孩子生了！」然後又是一通忙活。

這樣的事安容雖然會，但做不來，幸好有圍著看熱鬧的婦人過來搭把手。

孩子剛被包好，那婦人又開始叫疼，一番歇斯底里的尖叫後，居然又生了一個孩子。

見之前那個是男孩，這個是女孩，蕭憐兒欣喜地道：「是龍鳳胎呢！」

芍藥就忍不住咕噥道：「有什麼好高興的，又不是富貴人家，窮得叮噹響，還得養四個孩子，往後也不知道會不會繼續生……」

芍藥生在窮人堆裏，長在丫鬟中，見多了也聽多了，當然高興不起來。

越窮的人生越多，又養不活，最後不是餓死就是賣給人做丫鬟，當牛做馬，且就是生多了，照顧不過來，方才那小女孩才差點被人販子給拐了。

蕭憐兒聽芍藥這麼說，再看看那幾個孩子，心生憐憫。

這孩子要是生在國公府裏，只怕府裏長輩要高興壞，錦衣玉食，綾羅綢緞，應有盡有。

在那男子道謝，拉著車和媳婦孩子走時，安容給了他十兩銀子，蕭憐兒也給了十兩，寧纖柔因為身上沒帶錢，就給了一支金簪。

那男子感激地跪下來磕頭。

等他們一家六口走了後，蕭憐兒就問：「大嫂，妳怎麼知道那婦人沒死啊？」都裏草蓆了呢。

安容指著地面道：「之前馬車就停在這裏，半天都沒有血滴，可是他走回來時卻有，顯然那血是方才流的，因為人死之後，血液會很快凝固。」

安容前世生過孩子，體會過那種生孩子的痛苦，有時候疼得人背過氣完全有可能，再加上那對夫婦很窮，若是富有點，媳婦難產，該請大夫上門診治，而不是拉著她出來，就是為了省點出診金。

這樣的窮人，遇到無良的大夫，根本不會上心的。

芍藥道：「沒難產啊，一會兒就生了。」

安容也不解，難產多是胎位不正引起的，但很快就生了，說明胎位是正的。她想了半天才想到一個可能，「許是坐馬車顛簸的。」

這事蕭憐兒不怎麼理解，她看著安容的肚子，笑道：「要是大嫂也生對龍鳳胎就好了。」

安容輕摸了下肚子，笑道：「可不敢奢望生龍鳳胎，最後能兒女雙全就心滿意足了。」

上了馬車後，她們繼續朝大昭寺前進。

第八十一章 狀元郎的好姻緣

大昭寺香火鼎盛，熱鬧非常，來求籤問卦、測字算姻緣的人多如牛毛。

安容和蕭憐兒來此都是有正事的，兩人進了大殿，跪著祈求平安，然後添香油錢。蕭憐兒知道安容要去見瞎眼神算，知道他不是什麼人都見的，就不跟去了，帶著丫鬟四處逛逛。

安容帶著芍藥和海棠去找瞎眼神算，結果又撲了個空。

芍藥皺眉道：「出家人不打誑語，大師真的不在？」

小和尚還是上回那個小和尚，他有些緊張，臉紅紅的，強調道：「這回大師真不在，兩天前大師就走了，知道施主要來，特地留下一封信。」說著，他從抽屜裏取了信出來。

芍藥翻白眼，心道：有信，他就不能紆尊降貴地送到國公府去嗎？

安容接過信，打開掃了一眼，眉頭緊鎖。

信上就四個字——背井離鄉，這四個字讓安容心情很沉重，背井離鄉可不是什麼好詞。

信是瞎眼神算給她的，背井離鄉的應該不是別人，只是信的內容寫得模糊不清，是她主動背井離鄉，還是被迫背井離鄉啊？雖然都是背井離鄉，但差別可大了。見安容擰眉不語，芍藥問道：「少奶奶，瞎眼神算是要妳背井離鄉去哪兒？」

芍藥是很信瞎眼神算的，要是安容說要去哪，她肯定不贊同，但是瞎眼神算說，她就覺得肯定別有深意，不能違逆。

安容瞥了芍藥一眼，「我還能去哪？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。」言外之意就是去邊關了。

芍藥一時無話，也是，少奶奶背井離鄉不是去找爺，還是去遊山玩水不成？

想了想，她啞啞道：「可是軍營裏不能有女人啊。」尤其少奶奶還懷著身孕。

這事安容還真不能不上心，萬一哪一天逼不得已得去找蕭湛，一句軍營不得有女

人，她該怎麼辦？

說來，安容也很鬱悶，明明那十三萬大軍是蕭湛的，應該只聽他的，偏偏他說話總有人質疑。

安容知道現在還不到亮出聖旨的時候，到時候一堆將軍不滿，跑京都來問皇上怎麼辦？他們在軍中久，軍威遠在蕭湛之上，他們走不打緊，就怕把十三萬大軍給帶得七零八落。

什麼時候蕭湛才能完全的收服他們啊？

不過就算蕭湛軍威赫赫，似乎也不能留她在軍中，大將軍更應該以身作則，她就算真要去邊關，也不能給他添麻煩才是。

安容朝前走去，路過一大石塊時，她眉頭一緊。

她好像忘記了什麼事？當初嫁給蕭湛前，她曾作過一個噩夢，夢裏蕭湛在殺人，還夢到她和蕭湛被人追殺，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，他背著她走了一路，路上不知道有多少人追殺他們，她更不記得他殺了多少人，只知道她懷裏抱著的孩子險些中箭。

當初她懷疑那孩子是撿來的，可現在……那夢不會變成真的吧？

見安容臉色發白，芍藥擔憂地道：「少奶奶，出什麼事了？」

安容回過神來，搖頭道：「沒事，去找二姑娘吧。」

安容跟蕭憐兒約在姻緣樹下會合，安容去的時候，蕭憐兒坐在一旁的石塊上，手裏拿著一根雜草有一下沒一下的晃著。

碧兒倒是興致勃勃地丟紅綢，只是半天都拋不上去。

覺察到有人走近，蕭憐兒抬起頭來。

安容瞧見她臉頰有紅暈，像是羞赧，微微挑眉，問道：「妳怎麼不拋紅綢？」

一句話惹得蕭憐兒臉更紅了，她輕聲道：「以前拋過很多回了。」

一旁，碧兒驚喜地道：「拋上去了！」

芍藥打趣道：「可以找到如意郎君了。」

碧兒齜牙，「我找什麼如意郎君啊，我是替我們家姑娘拋的，而且特神奇，我說要是姑娘嫁給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她開始偷笑。

她方才許願，若姑娘真要嫁給新科狀元趙初，就讓紅綢拋上去，結果她輕輕一拋，紅綢就掛上去了！

當然了，和那股忽然吹來的風有不小的關係，可為什麼剛剛忽然有風？顯然是月老顯靈啊！姑娘鐵定是要嫁給趙初的，就是不知道他模樣、性情如何，回頭得去打聽一下，想來表少奶奶做的媒，差不了。

不過這些話碧兒只敢在心裏說，可不敢說明白，不然蕭憐兒一怒，她可不好過。蕭憐兒瞪了碧兒好幾眼，才扶著安容道：「大嫂，我陪妳去選狀元及第筆。」說完，扶著安容朝前走。

芍藥撓額頭，望著碧兒，「二姑娘病了嗎？臉一直紅著。」

碧兒左右瞄了瞄，確定沒人才道：「方才有幾個道貌岸然的男子調戲二姑娘，被我罵了。」

芍藥瞪大眼，「敢調戲二姑娘，暗衛沒剝了他們？」

碧兒訕笑，「也沒有那麼誇張啦，就是言語上莫名其妙了些。」

芍藥忙問：「到底怎麼一回事？」

碧兒娓娓道來。

話還得從買紅綢說起，蕭憐兒挑選紅綢，紅綢上是有木牌的，有些刻了字，有些空著，可以讓人當場刻字或者寫字。

蕭憐兒選的時候，碧兒就道：「姑娘，芍藥掏了一百兩銀子買睦州趙初折桂，表少奶奶不像是說笑的。」

蕭憐兒沒理會她。

碧兒變本加厲，她和芍藥差不多，因為和主子熟，又忠心耿耿，所以說話爽直，不拐彎抹角。

她忍不住咕噥道：「表少奶奶女扮男裝過，認得不少瓊山書院的學子，聽芍藥說，他和武安侯世子關係極好，表少奶奶還送過他一把削鐵如泥的匕首呢。芍藥說他長得很是俊朗，風度翩翩，才華洋溢，這樣的少年才俊，太太肯定喜歡，要是表少奶奶真和太太提這事，太太十有八九會答應。」說完，她感慨了一句，「就是不知道他俊朗成什麼樣子，萬一歪瓜裂棗在芍藥嘴裏也是俊美，那可就慘了。」說到這裏，芍藥對碧兒一陣狠掐。

她又不是沒長眼睛，若把歪瓜裂棗當成是俊朗，那豬在她眼裏都是俊的了！

碧兒連連求饒，說先讓她說完，芍藥這才罷手。

當時蕭憐兒在挑紅綢，聽了沒好氣地回了一句，「怎麼，妳還想女扮男裝去瓊山書院看他兩眼不成？」

碧兒咯咯笑，「瓊山書院早就放假，他肯定不住書院裏了，就是不知道住在哪個酒樓，不然倒是可以混過去看兩眼。」

蕭憐兒一惱，作勢要打碧兒，誰想到手裏的紅綢不小心丟了出去，被一名男子接住了。

那男子模樣俊美，當然了，比起蕭湛還差幾分，京都可沒人比得上蕭湛。

一旁幾個公子說出口的話很不討喜，其中一名公子拍著男子的肩膀，笑道：「末之兄，既然接了人家姑娘的紅綢，可要記得上門提親啊。」說完，那公子還笑問碧兒，「我這兄弟的模樣可還入眼？」

雖然他問的是碧兒，蕭憐兒卻覺得他是在問自己，一張臉頓時紅如晚霞，又羞又惱，想轉身便走，可是腳卻像是黏在地上似的，走不動。

碧兒瞪著那幾個人，「你們再出言不遜，調戲我家姑娘，別怪我叫人來揍你們！」那公子並不害怕，還哈哈笑著，「還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了？」

她氣得要叫暗衛把他們吊樹上了，不過蕭憐兒不想多事，呵斥了她兩句，轉身走了。

碧兒不好意思去把紅綢搶回來，掏了幾個銅板又買了一根紅綢，只是蕭憐兒再也不碰紅綢了。

這紅綢雖然不貴，可是丟了是對月老的大不敬，因此碧兒和紅綢拗上了，一定要

把它拋上樹，這才有了方才安容和芍藥看見的一幕。

芍藥有些不明白，「為什麼他們說妳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？」

碧兒氣急敗壞地道：「他們在汙蔑我！」

碧兒生氣時，說話格外大聲，震得芍藥耳朵嗡嗡叫。

見安容和蕭憐兒走遠，兩人趕緊追上。

今兒大昭寺前賣筆墨紙硯的人很多，光是小攤販就不下十來個。

別看這裏地方小，當真是應有盡有，旁邊甚至擺了擂台，比文奪魁，獎勵是一枝上等的紫竹狼毫筆。

安容走過去的時候，那裏已經圍了好些人了，正在比對對子。

碧兒和芍藥在前面開路，擠開人群。

瞧見一名公子敗下陣來，碧兒指著他，告狀道：「就是他說我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的！」說完還哼了一聲，「不過如此。」

芍藥看了看他，又掃了一旁好幾眼，眼睛倏然睜大，再睜大，最後嘴角開始抽動。

碧兒說話聲不小，那公子聽見了，瞥頭望過來。

芍藥趕緊抬手遮住眼睛。

碧兒納悶，「遮眼睛做什麼，還怕他不成？」

芍藥臉紅了，她明白為什麼宋少爺說碧兒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了。她低聲道：「是妳不對。」

碧兒鼓著腮幫子，覺得芍藥胳膊肘往外拐，有些生氣地道：「我哪不對了？」

妳哪兒不對？妳在背後懷疑趙初公子是歪瓜裂棗，宋少爺問趙初公子模樣是否入眼，是應該的啊，非但沒有不對，妳還說人家出言不遜。

不過宋少爺沒有點名人家就是趙初公子，碧兒又不知道，也不算失禮。

只是背後懷疑人家長得醜，還被人聽了個正著，有夠糗的。

見碧兒佯裝生氣，芍藥很好心地指著趙初給碧兒看，「喏，那位就是趙初公子，我就是買他折桂蟾宮的。」

碧兒一張臉瞬間爆紅。

蕭憐兒站在一旁，見到趙初幾人，頭微微低下，不敢亂看，現下把芍藥和碧兒的話一字不落地全聽了，在芍藥伸手指的時候，她迅速地抬頭看了一眼，就見芍藥指的正是不小心被她砸到的男子。

蕭憐兒看向趙初的時候，趙初也在看她。

他容貌俊朗，性情溫和，眸底帶著令人感到舒適的笑意。

蕭憐兒心跳如雷，只覺得一張臉火辣辣的發燙，兩腳像是生了股狂風似的。

趙初、宋銘、唐元、董峰和趙堯，是沈安北在瓊山書院的同窗好友，當初安容送匕首就是給了他們，外加沈寒川。

這幾人也知道安容就是當初女扮男裝的「沈二少爺」，這會兒瞧見安容，趙初、宋銘還有唐元過來打招呼。

對於沈安北，他們十分羨慕，有統領十三萬大軍的嫡親妹夫，有大周最博學的太傅教學，還要迎娶人家的孫女兒，要不是武安侯府不大太平，他的日子簡直舒坦

得叫人見他一次想揍他一次。

這裏是買科舉考試用筆的，安容來這裏肯定是替沈安北、沈安閑選筆的，羨煞旁人啊。

不過宋銘的樂趣還在逗碧兒上，他眉頭挑了又挑，「小丫鬟，妳怎麼不繼續罵我們了？」

碧兒紅著臉，死都不回嘴，被宋銘盯著，她甚至連呼吸都不順暢了，低著頭，眼角餘光往一旁瞥，再瞥，隨即頭一抬。

她是納悶蕭憐兒怎麼不在了，在找人。

宋銘嚇一跳，還以為這丫鬟惱羞成怒，又要罵他呢。

他知道碧兒是蕭國公府的，因為他耳朵尖，聽她提到睦州趙初，他就抬頭看 ней了，她和蕭憐兒的對話他都聽見了。

只有武安侯府四姑娘送給他們削鐵如泥的匕首過，武安侯府四姑娘嫁進了蕭國公府，這丫鬟自然出自蕭國公府。

碧兒臉皮薄，加上蕭憐兒不知道什麼時候溜了，趕緊去找他，留給宋銘一個後腦杓。

宋銘拍了拍趙初的肩膀，對安容道：「沈四妹，妳怎麼那麼篤定末之能折桂蟾宮？」

「沈四妹」這個稱呼叫安容嘴角抖了下，卻也認了，總比叫她蕭表少奶奶來得親厚些，又不至於叫她名字來得唐突。

安容看了趙初一眼，挑眉一笑，「你們知道我初次見他，從他臉上看到了什麼嗎？」

宋銘眼睛一眨，瞥了趙初好幾眼，細細回想，當初她送趙初匕首，只因為她夾菜的時候，趙初讓了她一下，難道不是這個緣故？

而且，臉上能看到什麼？

眼屎？好噁心。飯粒？當時在吃飯，這個最有可能了！

只是心裏猜測，他可不敢說出來，畢竟這顯然不大可能，呆得吃飯都能弄到嘴角，哪有形象可言？

總不至於是看上了趙初的美貌吧，比起蕭表少爺，趙初可還差得很遠呢。

宋銘猜不出來，望著唐元。

唐元搖頭，問安容，「看到什麼了？」

安容燦爛一笑，「當時只覺得他從頭到腳就寫了兩個字——狀元。」

趙初臉迅速一紅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
唐元抓著他的下顎，盯著他的臉猛瞧，被他一手推開了。

他們無形無狀慣了，再加上和安容還有幾分交情，知道她不是迂腐之人，所以說話爽直得多。

這不，宋銘咳嗽了，「那妳瞧瞧我臉上寫了什麼，是榜眼還是探花？」

安容睜大眼。

這可真是為難她了，他們是進士，榜上有名，至於是第幾，她還真不記得了，當初並不怎麼關心這事。

而且她重生之後，前世的許多事都改變了，誰知道科舉題目變了沒有？

不過安容相信，以趙初的才學，不論題目怎麼變，狀元都是他囊中之物，不然怎麼會騎在馬上遊街時，被國公爺一眼相中？

國公爺甚至誇他有相門風骨，將來是要做宰相的人。

這樣博學寬厚之人，安容怎麼可能沒印象，早就讓沈安北和他結識了。

本來安容是不大想管他和蕭憐兒的親事的，因為輪不到她管，她說那話也可以當做是說笑，只是她有別的盤算。

皇宮裏還有不少公主，公主嫁狀元郎是會傳為佳話的，當年有傳言說皇上要招趙初做龍門快婿，結果被國公爺捷足先登，這會兒國公爺不在京都，他估計就被皇上拉攏了，還不知道會做誰的女婿。

要是將來蕭湛真的要當皇帝，她希望有趙初輔佐他。

安容走神了，宋銘見她半晌不說話，心裏發涼，摸著自己的臉道：「我臉上寫著落榜嗎？」

安容回過神來，輕碰了下額頭，道：「那我就實話實說了，你和唐元都是進士。」

宋銘大鬆一口氣，「能榜上有名我就心滿意足了，不拘名次。」

唐元也笑了，「我可沒敢奢望榜眼、探花，就算是我出題，我也考不上……」

這是何等的有自知之明啊，更是一種狀元於我如浮雲的豁達。

他瞥了狀元及第筆一眼，笑道：「今兒來就是求個心安，有沈四妹這話，我就放心上考場了。」說著，他拍了拍趙初的肩膀，「本來還想慫恿你上去拿紫竹狼毫筆博個好彩頭，不過有沈四妹金口玉言在，可比什麼都管用。」

趙初臉上的紅暈一直沒消退，他從袖子裏掏出一塊紅綢，遞給安容道：「這是方才蕭二姑娘落下的紅綢……」

本來這紅綢他該丟了，只是上面有蕭二姑娘的親筆，而且真丟了他好像捨不得，他眼前總會浮現她看著他臉紅害羞、手足無措的樣子。

看著紅綢，再見趙初的神情，安容心裏就有三分底了。

這紅綢安容當然不會替蕭憐兒收下，正想尋個合適的理由拒絕，那邊有小廝過來稟告道——

「少奶奶，二姑娘說她去後山看瀑布，一會兒不跟妳一塊兒下山。」

安容失笑，這是怕她一會兒提趙初，存心避著她呢。

她輕輕點了點頭，吩咐小廝道：「照顧好二姑娘，一會兒我就回侯府了，讓她別玩太久。」

小廝點頭記下，轉身跑開。

安容直接無視紅綢，笑了笑，去一旁選狀元及第筆。

趙初還拿著紅綢，不知道該怎麼辦。

唐元朝宋銘使了個眼色，然後笑道：「那邊有個晚風亭，風景極美，去那兒喝杯清茶吧。」

其實去晚風亭是假，騙趙初去後山瀑布才是真的。誰叫趙初臉皮薄，做兄弟的不幫忙，還是兄弟嗎？

安容選了兩枝上等玉管狼毫筆，就坐上馬車去武安侯府。

等從武安侯府出來，再回蕭國公府時，時辰已經不早了。

安容去紫檀院給蕭老夫人請安，才知道蕭憐兒剛剛回府，等出紫檀院的時候，偷溜出去打聽的芍藥已經回來了。

見芍藥臉色有些古怪，安容瞥了她一眼，沒有說話。

倒是海棠笑道：「碧兒嘴太嚴，妳什麼都沒打聽到？」

芍藥嗤笑，「碧兒嘴才不嚴呢，我問她什麼都說。」

海棠不解地看著芍藥，不明白她既然有打聽到，為何不說。

芍藥納悶地道：「趙初公子去見了二姑娘，碧兒說兩人只說了兩句話就一聲不吭，傻站在那裏看瀑布，看得她腿都酸了，忍不住催了一句，然後就回府了。」她頓了一頓，又繼續道：「瀑布邊涼快，二姑娘站久了，碧兒說從上馬車起，二姑娘就一直打噴嚏，可能著涼了。」

安容無語，問道：「就只說了兩句話？」

芍藥點頭如搗蒜，「是啊，就兩句。」

「哪兩句？」

芍藥清了清嗓子，模仿著——

「我叫趙初，字末之。」

「我叫蕭憐兒，沒有字。」

然後周遭就只剩下風聲、瀑布聲，還有碧兒內心崩潰，猶如萬馬奔騰的聲音。

兩人站了多久，碧兒就崩潰了多久，一直在心底說：你們倆倒是說話啊，趕緊說啊，說啊！

碧兒覺得這門親事肯定是崩了，沒希望了。她很惋惜，因為她很看好趙初，可惜嘴太笨了。

芍藥也是這麼覺得的，只有安容在笑。

雖然只有兩句話，卻足以勝過千言萬語。

之前兩人之間的尷尬，是因為蕭憐兒不知道趙初是誰引起的，他正兒八經地介紹自己，消除尷尬，還從側面問蕭憐兒，他的容貌可還入眼？蕭憐兒回他一句算是認可，這門親事就成了。

芍藥惋惜過後，問道：「少奶奶，瞎眼神算讓妳背井離鄉去找少爺，咱們什麼時候走啊？」

她雙眼冒光，巴不得明天就動身。蕭國公府雖然好，可是外面的世界更加的誘惑人啊！反正少奶奶去哪，她跟到哪兒，只要跟著少奶奶，她去哪兒都無所謂。

海棠不知道要怎麼勸阻安容，瞎眼神算的話，皇上和國公爺都信，她豈能不信？

她只道：「還有幾日就是大姑娘出嫁和大少爺迎親的日子了，再過半個月又是侯府大少爺和二少爺他們放榜的日子，少奶奶總要參加吧？」

芍藥兩眼一翻，不以為然地道：「照妳這樣說，過些日子是三太太過壽辰，再來是四太太……總不會閒著，這樣拖拖拉拉，三五年都出不來門。」

海棠難得和芍藥爭吵，她還是不大贊同少奶奶貿然去找少爺，因為少爺不許少奶奶去。

她性子沉穩，總覺得要蕭湛同意了才行。

安容擺擺手道：「等大姑娘出嫁、大少爺迎親第二日，我們就動身去邊關。」語氣堅定，不容置疑。

芍藥嘟著嘴對海棠說了一句，「不帶妳去！」

離京之日就這麼定下了。

為了離京，安容做足了準備。

首先，她離京之後，錦繡莊、添香閣還有琉璃閣的生意怎麼辦，得吩咐妥當才行。其次就是說服蕭國公府的長輩。

聽安容說要離京，蕭國公府上下沒一個人贊同，無不堅決反對。

在家千般好，出門萬事難，安容一個女兒家，還身懷有孕，卻要千里迢迢去邊關，萬一出點什麼事可怎麼辦？而且軍營重地壓根本不許有女人在，她就是去了也得住鎮上的酒樓客棧，就算錢多，能買個小院子，可邊關不安生啊，棉城天險人家都爬了上來，萬一抓住她威脅湛兒怎麼辦？讓湛兒眼睜睜的看著刀架在她脖子上，還是讓湛兒為了安容放棄城池，成為大周的罪人？

總之一句話，安容哪兒都別去，就安生地留在國公府養胎。

安容沒轍，拿瞎眼神算當擋箭牌。

蕭老夫人擺擺手道：「妳要是真的逼不得已要去邊關，讓他來和我說，又不是沒來過蕭國公府，不認得路。」

安容還有什麼好說的？蕭老夫人不讓她出門也是為了她好，她只得坐在那裏另想他法。

倒是蕭大太太看著紙條，又瞧了瞧安容，改口道：「要不，還是讓安容去吧？」

蕭老夫人眉頭皺緊，「妳同意她去？」

蕭大太太一笑，「我是不同意，只是我想瞎眼神算不會無緣無故說這話，萬一耽誤事情怎麼辦？國公爺臨走前說過，不論安容要做什麼，一定要竭盡全力幫她。」說著，她的眸光從安容的手腕上掃過去。

蕭老夫人不說話了，她倒是把蕭家鐮子給忘記了。

思忖了半天，蕭老夫人擺擺手道：「罷了，妳要去就去吧，多帶幾個暗衛，務必確保萬無一失。」

見蕭老夫人鬆口，安容忙不迭地點頭。

蕭老夫人又問：「妳打算哪一天去？」

安容回道：「等錦兒出嫁第二天，我就走。」

「這麼急？」蕭老夫人擰眉。

蕭大太太道：「我還想妳多等半個月，讓遷兒送妳去邊關。」

安容忙搖頭，「不用不用，有暗衛送我就行了。」

見她堅持，蕭大太太就點頭了。

蕭二太太轉了個話題，「後天就是錦兒出嫁、遷兒迎娶寧二姑娘的大日子，到時

候國公府肯定亂得很。往年府裏辦宴會，沒少混進來奸細作亂，國公爺的書房是重中之重，要暗衛千萬守好，可不能掉以輕心。」

蕭三太太笑道：「二嫂，妳多慮了，國公爺的書房有暗衛把守，國公爺可是千叮萬囑過，就是正堂著火，守護書房的暗衛也不許擅離一步。」

蕭二太太看了蕭三太太兩眼，「小心不出錯，我就怕有人易容。像上回不就有人易容成湛兒的模樣進宮？幸好有軒兒在，不然可就要出大事了。」

蕭大太太笑道：「國公爺的書房，在國公爺和湛兒、軒兒走了之後，這麼多天也就遷兒進去過，後天他成親，沒人會去的。」

幾位太太商議著，務必把喜宴辦得妥當。

安容從紫檀院出來，走在回臨墨軒的路上，見到好些丫鬟捧著紅綢走來走去，樹上都繫上了紅綢，有些紅綢下還綴了鈴鐺，風吹來，叮鈴作響，喜氣洋溢。

回了臨墨軒，她坐下來喝茶。

外面，冬兒雙手捧著個錦盒進來，笑道：「少奶奶，玉錦閣將妳定製的首飾送來了。」她把錦盒擺在安容跟前。

芍藥迫不及待地打開，乍一瞧見就忍不住驚呼，「好漂亮！」

看著錦盒裏的頭飾，安容也挪不開眼。

她沒想到會這麼漂亮，這套頭飾是大小相同的小東珠打造的，足足一百零八顆，顆顆圓潤細膩。除了項鍊、耳環和抹額之外，還有一個東珠冠。

芍藥摸著小東珠，隨手輕輕一搖，東珠微微顫動，像是夏日清晨，清澈的露珠在碧荷上來回搖曳，欲落不落。

芍藥驚歎，「這一套頭飾沒八千兩，絕對置辦不來。」

海棠笑道：「這可不是有錢就置辦得來的，就連玉錦閣都沒有一百零八顆一模一樣的小東珠，還是從府裏拿的呢。」

芍藥望著安容，「少奶奶，妳送這麼貴重的添妝給大姑娘出嫁，往後二姑娘她們出嫁，就算稍次一些，也要六千兩啊。」一通添妝下來，幾萬兩銀子就沒了，還有侯府六姑娘出嫁，送她的添妝總不會比大姑娘的差吧，尋常人家的壓箱底都不夠少奶奶送了。

安容瞥了芍藥一眼，把錦盒合上，解釋道：「這門親事是爺牽的線，他又是蕭大將軍撫養大的，大姑娘出嫁，他原就要送一份重禮，他不在，我替他送。」而且蕭錦兒嫁的是大周首富，往後她和蕭湛需要仰仗崔家的地方很多，禮絕對不能輕。再說了，她還不至於窮到連送添妝的錢都沒有。

蕭湛雖然姓蕭，可到底是外孫，蕭家的養育之恩大於天，何況是區區銀兩。

安容帶著添妝去了蕭錦兒那裏。

蕭憐兒和蕭純兒她們都在，正笑鬧一團。

見安容過來，她們趕緊停下來，跟安容互相見禮。

她們也是來送添妝的，見安容送添妝給蕭錦兒，一個個跟著起鬨，要見她送了什麼。

蕭錦兒紅著臉打開錦盒，瞧見那一套頭飾，瞬間怔住，半晌才回過神來，趕緊搖

頭，「大嫂，這添妝太貴重了，我不能收。」

安容笑道：「哪有送添妝被退回來的道理？妳喜歡就好。相公離京前還叮囑我，送妳的添妝要用心，我這可是很用心的。」

不用安容說，長眼睛的都瞧得出來她是用了心的。

可這添妝貴重得過分了，直接把蕭國公府給蕭錦兒準備的陪嫁給比下去，就好像螢燭之光與皓月爭輝一般。

蕭憐兒道：「我覺得大嫂送的這一套頭飾都能當鳳冠戴了。」

蕭錦兒小心翼翼地摸著頭飾，瞥了眼桌子上的鳳冠。就道：「一會兒我問問娘親，能不能用大嫂送的這個代替，要我頂著那麼沉重的鳳冠從京都嫁到冀州，我脖子估計要斷。」

蕭錦兒說著，蕭大太太正好進來，聽了蕭錦兒的話，不由嗔怪道：「大喜日子，說什麼不吉利的話呢。」

蕭錦兒輕輕吐了吐舌頭，忙捧著錦盒走了過去，「娘，大嫂送我的添妝太貴重了。」

別說蕭錦兒，就是蕭大太太瞧見那頭飾都驚詫了，「這太貴重了。」

安容笑道：「錦兒遠嫁去冀州，往後難得見面，只是一份心意而已。」

蕭大太太聞言便沒再說什麼了，聽到蕭錦兒問能不能戴這個出嫁，她能不同意嗎？這一套頭飾可比鳳冠更珍貴。

不過也僅限在出嫁的路上，等要進崔家大門拜堂時，還是得正兒八經地戴鳳冠。